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智囊全集 第十二卷 識斷

智生識，識生斷。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集「識斷」。

齊桓公

寧戚，衛人，飯牛車下，扣角而歌。齊桓公異之，將任以政。群臣曰：「衛去齊不遠，可使人問之，果賢，用未晚也。」公曰：「問之，患其有小過，以小棄大，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。」乃舉火而爵之上卿。

〔馮述評〕

韓范已知張、李二生有用之才，其不敢用者，直是無膽耳。孔明深知魏延之才，而又知其才之必不為人下，故未免慮之太深，防之太過，持之太嚴，寧使有餘才，而不欲盡其用，其不聽子午谷之計者，膽為識掩也。

〔嗚呼，膽蓋難言之矣！魏以夏侯懋鎮長安。丞相亮伐魏，魏延獻策曰：「懋怯而無謀，今假延精兵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，可到長安，懋聞延奄至，必棄城走，比東方相合，尚二十許日。而公從斜谷來，亦足以達。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！」亮以為危計，不用。〕

任登為中牟令，薦士於襄王曰：「瞻胥已，襄王以為中大夫。相室諫曰：「君其耳而未之目也？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！」襄子曰：「我取登，既耳而目之矣，登之所取，又耳而目之，是耳目人終無已也！」此亦齊桓之智也。」

衛嗣君

衛有胥靡亡之魏，嗣君以五十金買之，不得。乃以左氏〔地名〕易之，左右曰：「以一都買一胥靡，可乎？」嗣君曰：「治無小，亂無大，法不立，誅不必，雖有十左氏無益也。法立誅必，雖失十左氏，無害也。」

高洋

高洋內明而外晦。眾莫知也，獨歡異之。曰：「此兒識慮過吾。」時歡欲觀諸子意識，使各治亂絲。洋獨持刀斬之，曰：「亂者必斬。」

周瑜 寇準 陳康伯

曹操既得荊州，順流東下，遣孫權書，言「治水軍八十萬眾，與將軍會獵於吳。」張昭等曰：「長江之險，已與敵共。且眾寡不敵，不如迎之。」魯肅獨不然，勸權召周瑜於鄱陽。瑜至，謂權曰：「操托名漢相，實漢賊也。將軍割據江東，兵精糧足，當為漢家除殘去穢。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？請為將軍籌之。今北土未平，馬超、韓遂尚在關西，為操後患；而操舍鞍馬，仗舟楫，與吳越爭衡；又今盛寒，馬無藁草；中國士眾，遠涉江湖之險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。一一此數者，用兵之患也。瑜請得精兵五萬人，保為將軍破之！」權曰：「孤與老賊誓不兩立！」因拔刀砍案曰：「諸將敢復言迎操者，與此案同。」竟敗操兵於赤壁。

契丹寇澶州，邊書告急，一夕五至，中外震駭。寇準不發，飲笑自如。真宗聞之，召准問計，准曰：「陛下欲了此，不過五日。〔邊批：大言。〕願駕幸澶州。」帝難之，欲還內，准請毋還而行，乃召群臣議之。王欽若〔臨江人〕請幸金陵；陳堯叟，閬州人，請幸成都。准曰：「陛下神武，將臣協和，若大駕親征，敵當自遁，奈何棄廟社稷遠幸楚、蜀？所在人心崩潰，敵乘勢深入，天下可復保耶？」帝乃決策幸澶州，准曰：「陛下若入宮，臣不得見，則大事去矣。請毋還內。」駕遂發，六軍、有司追而及之。臨河未渡，是夕內人相泣。上遣人問准，方飲酒酣睡。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謀者，上意動。准固請渡河，議數日不決。准出見高烈武王瓊，謂之曰：「子為上將，視國危不一言耶？」瓊謝之，乃復入，請召問從官，至皆默然，上欲南下。准曰：「是棄中原也！」又欲斷橋因河而守，准曰：「是棄河北也！」上搖首曰：「儒者不知兵。」准因請召諸將，瓊至，曰：「蜀遠，欽若之議是也，上與後宮御樓船，浮汴而下，數日可至。」眾皆以為然，准大驚，色脫。瓊又徐進曰：「臣言亦死，不言亦死，與其事至而死，不若言而死。〔邊批：此舉全得高公力，上所信者，武臣也。〕今陛下去都城一步，則城中別有主矣，吏卒皆北人，家在都下，將歸事其主，誰肯送陛下者，金陵亦不可到也。」准又喜過望，曰：「瓊知此，何不為上駕？」瓊乃大呼「逍遙子」，准掖上以升，遂渡河，幸澶淵之北門。遠近望見黃蓋，諸軍皆踴躍呼萬歲，聲聞數十里。契丹氣奪，來薄城，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，敵懼，遂請和。

〔馮按〕

是役，准先奏請，乘契丹兵未逼鎮、定，先起定州軍馬三萬南來鎮州，又令河東兵出土門路會合，漸至邢、洺，使大名有恃，然後聖駕順動。又遣將向東旁城塞牽拽，又募強壯入虜界，擾其鄉村，俾虜有內顧之憂。又檄令州縣堅壁，鄉村人保，金幣自隨，谷不徙者，隨在瘞藏。寇至勿戰，故虜雖深入而無得。方破德清一城，而得不補失，未戰而困。若無許多經略，則渡河真孤注矣。

金主亮南侵，王權師潰，召關，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，欲航海避敵。康伯延之入，解衣置酒。帝聞之，已自寬。明日康伯入奏曰：「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，審爾，大事去矣！盍靜以待之？」一日，帝忽降手詔曰：「如敵未退，散百官。」康伯焚詔而後奏曰：「百官散，主勢孤矣。」帝意始堅。康伯乃勸帝親征。

〔馮評〕

遲魏之帝者，一周瑜也；保宋之帝者，一寇準也；延宋之帝者，一陳康伯也。

王素

初，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嶼堡，宣撫使王素聽之。役未具，敵伺間要擊，不得成。偕懼，來歸死。王素曰：「若罪偕，乃是墮敵計。」責偕使畢力自效。總管狄青曰：「偕往益敗，不可遣。」素曰：「偕敗，則總管行；總管敗，素即行矣。」青不敢復言，偕卒城而還。

種世衡

種世衡既城寬州，苦無泉。鑿地百五十尺，見石，工徒拱手曰：「是不可井矣！」世衡曰：「過石而下，將無泉邪？爾其厲而出之，凡一畚，償爾一金！」復致力，過石數重，泉果沛然，朝廷因署為清澗城。

韓浩

夏侯惇守濮陽，呂布遣將偽降，徑劫質惇，責取貨寶。諸將皆束手，韓浩獨勒兵屯營門外，敕諸將案甲毋動。諸營定，遂入詣惇所，叱劫質者曰：「若等兇頑，敢劫我大將軍，乃復望生耶？吾受命討賊，寧能以一將軍故縱若？」因涕泣謂惇曰：「當奈國法何？」促召兵擊劫質者，劫質者惶遽，叩頭乞贖物。浩竟擗出斬之，惇得免。曹公聞而善之，因著令，自今若有劫質者，必並擊，勿顧質，由是劫質者遂絕。

寇恂

高峻久不下，光武遣寇恂奉璽書往降之。恂至，峻第遣軍師皇甫文出謁，辭禮不屈，恂怒，請誅之。諸將皆諫，恂不聽，遂斬之。遣其副歸，告曰：「軍師無禮，已戮之矣。欲降即降，不則固守！」峻恐，即日開城門降，諸將皆賀，因曰：「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」恂曰：「皇甫文，峻之腹心，其所取計者也，〔邊批：千金不可購。今自送死，奈何失之？〕

今來辭意不屈，必無降心。全之則文得其計，殺之則峻亡其膽，是以降耳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唐僖宗幸蜀，懼南蠻為梗，許以婚姻。蠻王命宰相趙隆眉、楊奇鯤、段義宗來朝行在，且迎公主。高太尉駢自淮南飛章云：「南蠻心膂，唯此數人，請止而鳩之。」迄僖宗還京，南方無虞，此亦寇恂之餘智也。

劉璽 唐侃

嘉靖中，戚畹郭勛怙寵，率遣人市南物，逼脅漕總，領儀各船，分載入都以牟利。運事困憊，多緣此故。都督劉公璽時為漕總，乃預置一棺於舟中，右手持刀，左手招權奸狼乾，言：「若能死，犯吾舟。吾殺汝，即自殺臥棺中，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！吾不能納若貨以困吾軍！」諸乾懼而退，然終亦不能害公。

〔馮述評〕

權奸營私，漕事壞矣。不如此發惡一番，弊何時已也！從前依阿釀弊者，只是漕總怕眾狼乾耳。從狼乾怎敢與漕總為難，決生死哉！

按：劉璽，字國信，居官清苦，號「劉窮」，又號「劉青菜」。御史穆相薦劾中曾及此語。及推總漕，上識其名，喜曰：「是前窮鬼耶？」亟可其奏。則權奸之終不能害公也，公素有以服之也。公晚年祿入浸厚，自奉稍豐。有覬代其職者，嗾言官劾罷之，疏云：「昔為青菜劉，今為黃金璽。」人稱其冤。因記陳尚書奉初為給諫，直論時政得失，不彈劾人，曰：「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；若言官，枉人尤甚！吾不敢妄言也！」因於劉國信三歎。

章聖梓宮葬承天，道山東德州。上官哀民間財甚巨以給行，猶恐不稱。武定知州唐侃〔丹徒人。〕奮然曰：「以半往足矣！」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，諸內臣牌卒奴叱諸大吏，鞭撻州縣官，宣言「供帳不辦者死」，欲以恐嚇錢。同事者至逃去，侃獨留。及事急，乃謂曰：「吾與若詣所受錢。」乃引之旁舍中，指棺示之，曰：「吾已辦死來矣，錢不可得也！」於是群小愕然相視，莫能難。及事辦，諸逃者皆被罷，而侃獨受旌。

人到是非緊要處，輒依阿徇人，只為戀戀一官故。若劉、唐二公，死且不避，何有一官！毋論所持者正，即其氣已吞群小而有餘矣。藺之澠池，樊之鴻門，皆是以氣勝之。

段秀實 孔鏞

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。時郭子儀為副元帥，居蒲，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，屯邠州。邠之惡少竄名伍中，白晝橫行市上，有不嫌，輒擊傷人，甚之撞害孕婦，孝德不敢言。秀實自州至府白狀，因自請為都虞侯，孝德即檄署府軍，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，刺殺酒翁，壞釀器。秀實列卒取之，斷首置槩上，植市門外。一營大噪，盡甲，秀實解去佩刀，選老嫗一人控馬，徑造晞門。甲者盡出，秀實笑而入，曰：「殺一老兵，何甲也？吾戴吾頭來矣。」甲者愕眙。俄而晞出，秀實責之曰：「副元帥功塞天地，今尚書恣卒為暴，使亂天子邊，欲誰歸罪乎？罪且及副元帥矣！今邠惡子弟竄名籍中，殺害人藉藉如是，人皆曰『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』，然則郭氏功名，其與存者幾何？」晞乃再拜曰：「公幸教晞。」即叱左右解甲，秀實曰：「吾未哺食，為我設具。」食已，又曰：「吾疾作，願一宿門下。」遂臥軍中。晞大駭，戒候卒擊柝衛之。明日，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，邠賴以安。

孝宗時，以孔鏞為田州知府。蒞任才三日，郡兵盡已調發，而峒獠倉卒犯城，眾議閉門守，鏞曰：「孤城空虛，能支幾日？只應諭以朝廷恩威，庶自解耳。」眾皆難之，謂「孔太守書生迂談也。」鏞曰：「然則束手受斃耶？」眾曰：「即爾，誰當往？」鏞曰：「此吾城，吾當獨行。」眾猶諫阻，鏞即命騎，令開門去。眾請以土兵從，鏞卻之，賊望見門啟，以為出戰，視之，一官人乘馬出，二夫控絡而已。門隨閉，賊遮馬問故，鏞曰：「我新太守也，爾導我至寨，有所言。」賊叵測，姑導以行。遠入林菁間，顧從夫，已逸其一。既達賊地，一亦逝矣。賊控馬入山林，夾路人裸加於樹者累累，呼鏞求救。鏞問人，乃庠生赴郡，為賊邀去，不從，賊將殺之。鏞不顧，徑入洞，賊露刃出迎，鏞下馬，立其戶中，顧賊曰：「我乃爾父母官，可以坐來，爾等來參見。」賊取榻置中，鏞坐，呼眾前，眾不覺相顧而進，渠酋問鏞為誰，曰：「孔太守也。」賊曰：「豈聖人兒孫邪？」鏞曰：「然。」賊皆羅拜，鏞曰：「我固知若賊本良民，迫於餒，聚此苟圖救死，前官不諒，動以兵加，欲剿絕汝，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，視汝猶子孫，何忍殺害？若信能從我，當有汝罪，可送我還府，我以穀帛贖汝，勿復出掠；若不從，可殺我，後有官軍來問罪，汝當之矣。」眾錯愕曰：「誠如公言，公誠能相恤，請終公任，不復擾犯。」鏞曰：「我一語已定，何必多疑。」眾復拜，鏞曰：「我餒矣，可具食。」眾殺牛馬，為麥飯以進，鏞飽啖之，賊皆驚服。日暮，鏞曰：「吾不及入城，可即此宿。」賊設牀褥，鏞徐寢。明日復進食，鏞曰：「吾今歸矣，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？」賊曰：「然。」控馬送出林間，賊數十騎從。鏞顧曰：「此秀才好人，汝既效順，可釋之，與我同返。」賊即解縛，還其巾裾，諸生競奔去。鏞薄暮及城，城中吏登城見之，驚曰：「必太守畏而從賊，導之陷城耳。」爭問故，鏞言：「第開門，我有處分。」眾益疑拒，鏞笑語賊：「爾且止，吾當自入，出犒汝。」賊少卻，鏞入，復閉門，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，賊謝而去，終不復出。

〔馮評〕

晞奉汾陽家教，到底自惜功名。段公行法時，已料之審矣。孔太守雖借祖蔭，然語言步驟，全不犯凶鋒。故曰：「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剛。」

姜綰

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，歷轉慶遠知府。府邊夷，前守率以夷治。綰至，一新庶政，民獠改觀。時四境之外皆賊窟，翦其渠魁，乃選健兒教之攻戰，無何自成銳兵，賊盜稍息。初，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。柳、慶二衛官兵在哨者，陽護之，陰實以為利。綰一日自省溯江歸，哨者假以情見迫，遽言賊伏隩，誑綰陸行便。綰曰：「吾守也，避賊，此江復何時行邪？」麾民兵左右翼，擁蓋樹幟，聯商舟，倘佯進焉。賊竟不敢出。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。

〔馮評〕

決意江行，為百姓先驅水道，固是。然亦須平日訓練，威名足以懾敵，故安流無梗。不然，嘗試必無幸矣。

文彥博

潞公為御史時，邊將劉平戰死。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，欲脫己罪，誣平降虜，而以金帶賂平奴，使附己。〔邊批：監軍之為害如此。〕平家二百口皆冤係，詔彥博置獄河中。彥博鞠治得實。德和黨援謀翻獄，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。彥博拒之，曰：「朝廷慮獄不就，故遣君。今獄具矣。事或弗成，彥博執其咎，與君無與也。」德和並奴卒就誅。

陸光祖

平湖陸太宰光祖，初為濬令。濬有富民，枉坐重辟，數十年相沿，以其富，不敢為之白。陸至訪實，即日破械出之，然後聞於台使者，〔邊批：先聞則多掣肘矣。〕使者曰：「此人富有聲。」陸曰：「但當問其枉不枉，不當問其富不富。果不枉，夷、齊無生理；果枉，陶朱無死法。」台使者甚器之。後行取為吏部，黜陟自由，絕不關白台省。時孫太宰丕揚在省中，以專權劾之。即落職，辭朝遇孫公，因揖謂曰：「承老科長見教，甚荷相成。但今日吏部之門，囑托者眾，不專何以申公道？老科長此疏實誤也！」孫沉思良久，曰：「誠哉，吾過矣。」即日草奏，自劾失言，而力薦陸。陸由是復起。時兩賢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為陸公難，為孫公更難。

葛端肅以秦左伯入覲，有小吏注考「老疾」，當罷。公復為請留，太宰曰：「計簿出自藩伯。何自忘也？」公曰：「邊吏去省遠甚，注考徒據文書，今親見其人甚壯，正堪驅策，方知誤注。過在布政，何可使小吏受枉？」太宰驚服，曰：「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？即此是賢能第一矣！」此宰與孫公相類。葛公固高，此吏部亦高。

因記萬曆己未，閩左伯黃琮（馬平人）為一主簿力爭其枉，當軸者甚不喜，〔邊批：此等無識者多。〕曰：「以二品大吏為九品官苦口，其伎倆可知。」為之注調。人之識見不侔如此！

陸樹聲

陸文裕〔樹聲〕為山西提學。時晉王有一樂工，甚愛幸之，其子學讀書，前任副使考送入學。公到任，即行文黜之。晉王再四與言，公曰：「寧可學宮少一人，不可以一人污學宮。」堅意不從。

〔馮評〕

自學宮多假借，而賤妨貴，僕抗主者紛紛矣！得陸公一擴清，大是快事。

韓琦

英宗初晏駕，急召太子。未至，英宗復手動。曾公亮愕然，亟告韓琦，欲止勿召。琦拒之，曰：「先帝復生，乃一太上皇。」愈促召之。

內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，間諜兩宮。韓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，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，趙概難之，修曰：「第書之，韓公必自有說。」琦坐政事堂，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，數之曰：「汝罪當死，謫蘄州團練副使，蘄州安置。」取空頭敕填之，差使臣即日押行。

〔馮評〕

韓魏公生平從未曾以「膽」字許人，此等神通，的是無兩。

呂端

太宗大漸，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，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。端問疾禁中，見太子不在旁，疑有變，乃以笏書「大漸」二字，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。太宗崩，李皇后命繼恩召端，端知有變，即給繼恩，使人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，遂鑲之而入，皇后曰：「宮車已晏駕，立子以長，順也。」端曰：「先帝立太子，正為今日。今始棄天下，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。」乃奉太子。真宗既立，垂簾引見群臣。端平立殿下，不拜，請捲簾升殿審視，然後降階，率群臣拜呼「萬歲」。

〔馮評〕

不糊塗，是識；必不肯糊塗過去，是斷。

辛企李

辛參政企李守福州。有主管應天啟運宮內臣武師說，平日群中待之與監司等。企李初視事，謁入，謂客將曰：「此特監瑞耳，待以通判，已為過禮。」乃令與通判同見。明日，郡官朝拜神御，企李病足，必扶掖乃能拜。既入，至庭下，師說忽叱候卒退，曰：「此神御殿也。」企李不為動，顧卒曰：「但扶，自當具奏。」〔邊批：有主意。〕雍容終禮。既退，遂自劾待罪。朝廷為降師說為泉州兵官雲。〔邊批：處分是。〕

王安石

荆公裁損宗室恩數，宗子相率馬首陳狀，云：「均是宗廟子孫，那得不看祖宗面？」荆公厲聲曰：「祖宗親亦變桃，何況賢輩！」〔邊批：沒得說。〕

〔馮評〕

荆公議論皆偏。只此一語，可定萬世宗藩之案。

毛澄

太倉毛文簡公。嘉靖初，上議選婚，錦衣衛千戶女與焉。內侍並皇親邵蕙俱得重賂，咸屬意。公在左順門厲聲曰：「衛千戶是衛太監家人，不知自姓，何以登玉牒？此事禮部不敢擔當，汝曹自為之！」眾議遂息。

祝知府

南昌祝守以廉能名。寧府有鶴，為民犬咋死，府卒訟之云：「鶴有金牌，乃出御賜。」祝公判云：「鶴帶金牌，犬不識字；禽獸相傷，豈乾人事？」竟縱其人。

又兩家牛鬥，一牛死，判云：「兩牛相爭，一死一生；死者同享，生者同耕。」